

書



海日樓初稿

越人葉維榮春卿甫撰

文部

序目

王百穀先生謀野集序

吹箎稿序

逍遙遊序

太史楊升菴文集序

序劉思徵舊雨齋吟草



龍山張方伯文集序

湖廣甲午同年世講序

山東武舉試錄序

山東貢士同升錄序

山東選貢錄序

山東甲午齒錄前序

山東甲午齒錄後序

陳氏族譜序

序鄔雙峯存稿

贈汪大夫應澍序

字類辨疑序

秦湖庭傷寒燭塗序

序于司理公文集

送吳公祖詩序

齊魯近道錄序

序海渠陳大夫稿

于皖初燕臺玄覽序

序膠東課士錄



序董季子存稿

序瀛海周年丈春秋制義

倪紹傳制舉義序

幻然改年丈制舉義序

擊筑草序

刻十八魁稿序

袁文鵬年丈刻一規州序

余元初制舉義序

周宜謙制義序

李丹陽石古文序

伸威朱道尊學政訓序

刻驅除錄序



唐炎集卷之十三

王百穀先生謀野集序

夫冥冥翥空尺一假其羽毛團團在淵八行鼓其  
鱗鬣飛沉匪郵傳之使禽魚眇含靈之性而能暢  
懷天末傳響絕徼畸臣由之返國良朋因而加飯  
斯之託寄顧不重哉若乃好緣于肺附誼重于脩  
講勢出于蒼黃事關乎彙卻呼吸判乎嗔憲占授  
次于言面非夫東里之博雅茂先之摠粹鮮不錯  
雜其旨猥庠其說啟友邦之反面動隣士之掩唇  
矣勾吳王百穀先生含貞蹈和苞素揚采去延陵



唐文苑英華卷之十三  
之舊居僦伯通之故廡攷豐儉之穀玉耽洗礪之  
枕漱茆茨非貴而卿相造門逢掖本賤而鍾鼎佇  
席下帷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居家之節信游道  
侔於太丘朋簪洽于蘇李竿牘靡夾日之間交酬  
盡四垂之遠竊見夫情至禮答裂素伸紙吐章陳  
文霞蔚河瀉學義冠于人倫言語妙於天下其或  
宰執方焰露調咲于矜莊寒暖失職寓煦沫于嫚  
罵其或朱邱陽暴羅羅見其清踈熊轡委誠岳岳  
表其耿介其或閭門接壤賀吊別區生芻一束羊

酒兩家沉痛極驩造徵筆下其或疏屬密藏頭岑  
腹疼量水稱藥分其餉鮮壹鬱三歎寄心行間其  
或良晨佳夕藉草黷炬檢校鶯巷指揮盧采倚馬  
霑醉覩縷頰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胡賈彈指疏  
藍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閨少婦掩葉  
小姬濡毫代金剪之怨含辛報薛濤之錦太乃鉅  
幅小則掌號聲振金玉規矩騷雅槭若嚴霜之材  
婉如流風之雪磊砢無節目之累浩汗撤藩溷之  
障古則陳孟公今則王次公可謂異代齊軌書場



文府均被談談之許者矣嗟夫在昔世皇楊用脩  
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價鷄林懸購彼猶衆羽  
之裘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借  
茲為喻未為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道隆廷尉世  
家代結王生之鞵桓譚玄賞獨信楊雄之草爰命  
剗剗副于郁氏道隆辭辨清發風氣適上余畧得  
于其先大人茲特侈厥嚶鳴未槩及其鴻匠云爾

吹箎稿序

代

不佞其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于冠裳志雅

羞乎紈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  
脫兔頭之穎于焉染指或可嘗鬻乃才拙屢擯于  
大方之家而數竒巧弄于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  
冠分飛舉舌視妻悵牛衣之獨對登堂謝母調熊  
膽以何人觸目多愁仰天長嘆家大人以理學龍  
象而苛責末技之雕虫余孺子以舉業駑駘而妄  
希中原之逐鹿一牘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  
槌侍側批評日晷度簾帟而竟去支頤頓蹙燈花  
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



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  
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僕御以無顏望鄉關  
而短氣英雄久困魂夢皆疑兒女無知咲言如故  
險哉岐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音匪曰調高和  
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知希帚敬宜拋河清  
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宸老子之門綺  
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為何物時彈短鋏一讀離騷  
戊子以來浮湛久矣今病視稍稍健飯而嚴訓凜  
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蛛網之

久縈且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于三昧聊  
呈露于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高懸腐鼠抑亦海濱  
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  
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于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  
冥鴻不下某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  
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苕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  
告東還骨肉團園酒盃慰藉咲而顧我技止此乎  
牛耳奚堪鷄肋斯在無雙遜于國士第五不減家  
兄擲地雖乏金玉之音奏樂且擬填箎之和無須



焚硯請供覆瓿于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  
欲干百丈之虹一束庖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叙

逍遙遊序

蓋立德立言聖哲之大凡方內方外窮達之通致  
故子長歷遊以成名虞卿窮愁而著書豈只君卿  
合鯖伍侯曼倩載牘兼乘哉新都王長卿氏慕相  
如之為人獲德曜之同隱少窺三匣蚤製五言工  
數童九千之文多長者鄉曲之譽蜚英江左寄跡  
秦淮家有繡佛之齋室有中聖之釀架有外家之

書門有先生之柳遂歷瑯琊觀稷下攬碣石遊上  
都間從酒人以和歌不難廷尉之結襪然且和光  
天全不虧神理遺紛免俗振彼風流斯亦翫世之  
宏轍采直之通隱也茲者涼風九月若在遠行明  
月萬山送君南浦抱終軍入關之雄寧上林偕枝  
之嘆嗟乎布衣窮巷談道屬辭欲業在名山聲施  
金石無宣尼沒世之疾有虞翻知己之遇安得不  
真一言然明之收五字英才之拔乎此司馬所以  
汲汲于青雲執戟所以矻矻于白首也予少長蓬



蒿之下決起榆枋之間一經未成三冬不足方且以環堵為淨土芥子為大千斯亦牛蹄之與游擊音之所咲也今長卿歷遊燕趙弔望諸俠骨之氣曾眺岷峨無李固益州之嘆茲又且過暉臺叩秦關其為我問河汾之業賦長楊之勝訪河上之公採洛下之咏乎古人有云眇乎小矣所屬于人曠哉大乎獨成其天不其暢哉不其暢哉于是其行也長安諸大夫歌簫瑟之曲吾師董夫子名逍遙之遊固且壯雄風于直北亦欲寄遐思于函南乎言之真觸也

太史楊升菴文集序

長卿臨發過予命章索句車馬行色慨離人之驚魂山水知音謝小子之不敏聊援毫而率爾亦贈言之真觸也

蓋正德辛未蜀楊用脩先生奏對公車第一而余郡余公約之吉郡鄒公謙之譚者謂三先生如鼎各支一足而用脩尤以博洽豔稱云然揔之非闕用脩之鉅者也今所著書八十一卷具在亡論人世閱記未足當先生一睨即天上有錄若丹甲霞



宮地下有藏若汲冢覆釜靡不羅諸其臆而耿照  
之何不有矣世多稱先生故負揆天之質而又相  
門子得肆力皇成中秘書凡諸酉陽所未載柱下  
所未藏悉資閱涉故卓然機杼成一家言嗟嗟藉  
令先生非相門子不目涉中秘也者神化關諸心  
匠丰澤運以襟靈窻窬而出之起於環中動於吹  
萬皆足以鼓吹風雅領袖人倫結片撰以升堂縣  
日月而不朽縱五車三篋猶之乎說鈴也烏用取  
旣醜之粕而以獵獵為蓋蜀嫺文學自其天性乃

史稱昉自文翁非也巴歌不陳季子而漢高采之  
為樂蜀詩不見國風而晉璩謂有先民之流文所  
從來矣厥後王馬擅塲于頌賦子雲雄距于法玄  
憑軾而東以闢中原粹難主客後數百載而用脩  
以全收之能使子虛束手凌雲卻步且也諸君子  
詞多從史履未完白而先生謝常成之故業奮長  
孺之艷詞扣閤排闥其老其身于風塵馬箠間曳  
縱而歌庶幾小雅之怨誹不亂尤足多焉我 明  
興推轂博物洽聞之士若丘仲深何子元豐存禮



與用脩而四存禮善用經仲深子元善用史而世  
之詆仲深者猶曰有錢無索余恨生不同用脩時  
而幸覩其菴粹之全大都籠罩古初囊括宇宙玄  
者精名理深者根性命即裨官小說諧之大道以  
是知先生之不為散錢審也夫有仲深之博洽而  
無其漫者則先生哉則先生哉而世以獵獵稱長  
是不見其曉也

序劉恩徵舊雨齋吟少

古稱燕趙多忼慨悲歌之士易水而後何僅僅也

即伉浪不倫如碣石談天生者指未易屈而况馴  
而內于繩尺者乎余不佞自冠側注時雅知燕國  
有劉恩徵其人蓋霍然開士通籍妙齡蚤謝俗業  
是能為古燕趙詩而能不為今人詩也者私衷竊  
竊嚮之然未有連也頃與不佞鴈行上南宮又同  
師門弟子而交益狎出所為舊雨齋中示余余受  
而卒業泱泱乎成作者一家言大都古律詩淵然  
金石直逼漢魏而上之至五言長城不減孟襄陽  
而七言尤踔絕可喜試雜之浣花集中誰分伯仲



甚矣恩徵之似少陵也夫抵掌非教非其似也捧  
心非施非其不似也乃今覩恩徵所為作道啓天  
籟智初無師未嘗屑屑焉句擬字模以肖其似而  
卒未嘗不似如雲霞出曙無心絢綵春鳥鳴條有  
耳自賞思出有無之間而妙在解不解之境坐忘  
而冥合進于詩矣蓋余聞詩道得唐而尊縣官以  
此造士開元以前人主常令侍臣應制蘓李燕許  
二四公狎主登壇而其後家著詩筒人操戟筆者  
白江州常蘇州柳桺州徃徃以列罷二千石猶然

詩鳴而我明興獨用之館選登進之途益狹即一  
二號能詩者率沉寘於柱後惠文而吏軼概中驛  
書塵外宜其獵此而斲工也間者北地信陽崛起  
以名高為敵國厥後寥寥六子得恩徵而七矣以  
恩徵材當無所不至而又天假館局之暇以大肆  
力其中湛思極境刻羽引商造烟景於毫端標丰  
神於格外他日應制諸篇什所以鼓吹我國家休  
明者業不令蘇李燕許諸公獨擅而是少特其陽  
橋也諺有之木天貴客片語連城藉第令恩徵不



至西而朝夕惟乞乞務報稱為朝家表豎勞勩留  
不朽以貽之來襪余聞分宜柄政時以桁楊結言  
者舌噤無能出一聲六曹吏手腕幾廢而先生獨  
露章首糾之已糾其黨張司馬甘司空三四輩

天子坐西齋宮震怒甚為下其議次第報罷去令  
讀所為彈文凜凜猶髮上豎指冠而其明年適直  
指何使君交論分宜不法事誣先生芻比廷杖之  
外徙已稍還南吏曹南曹故散局士大夫雅以敲  
詩對奕觴飲為高而會其時忠懇楊先生亦以還

客至公獨與扼腕南北戎事腹畫甚具已遷臬憲  
藩伯皆蠻煙瘴兩站鳶挂孫之鄉而先生殊不芥  
蒂撫搔勦苗赫赫卓有完勞旌書未及下而分宜  
囚故怨與其所肺腑沐黔南朝弼中外為謗書嗾  
言者螫先生歸矣歸則杜門謝斂一切交即縣大  
大夫撤駟奴時過其門輒避不見日南揖太白諸  
峰北俯闕湖藉以自老曰置此安所溷吾目也余  
望先生菟裘惟城隅敞廬數椽嚶嚶烏鳥之聲樂  
則固不必接先生顏而已恍然若廁其身於漆園



木天者夫寧不連城其價秦璧十五座恐未償易  
水一歌而毋謂莊舄嗟者之以耳視而析楊咲之

龍山張方伯文集序

蓋古者立言之士多以其所措施著為訓故咎繇  
淑問顯以謨聞而下迨管大夫相齊有牧民山高  
諸篇竄下若韓之刑名孽公子至今讀其書見其  
其為人雖言不甚軌而之正而君子不廢以其真  
也輒近世競於文徃徃抉腸鑿腎自詫以博名高  
得意尺蹠千金享之而或當其身不及受知死願

以青蠅為吊客謂後世有一人知己者亡恨夫大  
塊猶有盡時而獨以吾口吻空言涼涼然欲俟之  
千百載後持既朽之骨而覬心於窈焉不可預度  
之人以自愉快茲其致極慘烈可悲然而言不闕  
殿最縱燁若春華無當也余慈龍山張先生材甚  
高第不欲以空言取世資蓋自其成進士而出宰  
入拜諫大夫歟歷臬藩半在手版簿書中而時自  
奪於晷不暇文間一為之率悶焉迫而後應非其  
好也故篇帙多任散逸先生之文與聲不能東鄰



唐文粹卷之十三  
至西而朝夕惟乞乞務報稱為朝家表暨勞勩留  
不朽以貽之來襁余聞分宜柄政時以拊揚結言  
者舌噤無能出一聲六曹吏手腕幾廢而先生獨  
露章首糾之已糾其黨張司馬甘司空三四輩

天子坐西齋宮震怒甚為下其議次第報罷去令  
讀所為彈文凜凜猶髮上豎指冠而其明年適直  
指何使君交論分宜不法事誣先生芻比廷杖之  
外徙已稍還南吏曹南曹故散局士大夫雅以敲  
詩對奕觴飲為高而會其時忠懇揚先生亦以還

客至公獨與扼腕南北戎事腹畫甚具已遷臬憲  
藩伯皆蠻煙瘴兩站鳶挂孫之鄉而先生殊不芥  
蒂撫搔勦苗赫赫卓有完勞旌書未及下而分宜  
囚故怨與其所肺腑沐黔南朝弼中外為謗書嫉  
言者螫先生歸矣歸則杜門謝劬一切交即縣大  
大夫撤騎奴時過其門輒避不見日南揖太白諸  
峰北俯闕湖藉以自老曰置此安所溷吾目也余  
望先生菟裘惟城隅敞廬數椽嚶嚶烏鳥之聲樂  
則固不必接先生顏而已恍然若廁其身於漆園



玄亭之側及交其嗣君肖愚公從篋中出先生之詩若文而不及其全然覩一班寸齟每以鯁亮之氣卓犖之材生平所為表豎其梗概而未及竟者時已洩之於觚翰間而不自禁令之君子標寫餘似局局若企踵焉而繼之武竟匍匐以返而先生獨時觸而自露其真文不滅質體不浮格逍遙騁轡於四通之途而亦無佚軌蓋鑿鑿康時匡國之緒談匪與夫墨士騷人尚操染角頤頽苟為詡而已也嗟嗟先生蓋古所稱迹虛避景也者惟恐其

影響之不幽以有聞於世豈以雕虫沾沾而肖愚公以公車之暇搜先生所散佚而未盡者剛得若干篇裒而布之以聊寄其風木無聊之感世必以此知先生乃先生重不顯在此然令千百載而後不必望先生之廬接先生之顏一展卷而已得其生平之八九而惜其時之不竟于用當不令青蠅獨吊也夫汲冢覆釜先生之骨朽矣烏乎待諸張自中丞公行本而下代多聞人先生大父碧溪公別有集行于世



湖廣甲午同年世講序

今上甲午秋不佞案楚事奉簡命出棘外役羅雋  
九十人事竣既以其年辟之長者錄事次而觴次  
盤折鴈列履相藉張楚也不佞已縱觀楚諸生采  
異例應首簡諸生避席起曲而讓也將亡齒同乎  
哉不佞恐未敢言同先言異徵之甲孚也萬物解  
孚甲而生也於卦為乾乾初九潛龍有士之象乾  
初爻交於坤生震震之初爻納午於卦為離離麗  
也龍莫不乘離明附麗比合所同志應運以興故

午與甲遁為同位不能無生正邪紛錯不能無生  
妄動初九必履錯然敬之無咎錯異也敬之無咎  
集異為同也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夫非共楚  
分哉鶉尾南映湖湘巴漢不屬鶉而屬井鬼星野  
殊裊臯縉雲以南火耨水耕而壺頭沔口反以山  
為漁以旱為歲宜產殊鷄次石鼓漁父諸章纍纍  
楚人語而足蠻蠻繁瓠戒文字長子孫嗜俗殊竹箭  
荆金堅脆不同砮丹璣組華實不同大都物類之  
不同年若此矣諸生之學繁孟刺六經挾短長策



校筆研所學也無不欲釋驕離疏脫巾俯謝丘谷  
同舟御風相信然諾豈頌問哉已豔孤棘矢起草  
莽間升之司徒羽毛齒角珍竒貢諸御府豈有異  
鳥長者前次者貫列左頭執麤歷階而進里巷相  
慕悅把臂相徵逐懽其愉樂憫其窮棲出連櫬入  
結鞞可不謂同焉夫士雖駕影泥蟠厠書甲乙大  
抵五方萃蒼偶為合者耳非夙通姓字結鞞悅世  
為交也今聖天子元氣鼓鑄設虛筵嘉與宇內同  
文陳殷置輔以裨協贊獎課異等不欲同俗冗豫

選懦之士萍流丸轉以傷雅化此乾丹索而見龍  
時已夫翼鼎司者不問錢穀司計相者不斥米鹽  
讀天老以柱下為工典屬國以詞垣為拙若者不  
同共濟而中枝柱同謀而勢宮商早發而晚張徽  
先艱而後離附若者不同規隨意用謀斷異施呼  
吸而霜露變眉睫而山岳移武一功而文守道殊  
於衆而備適於事若者不同日者諸士拜羽儀之  
列驥首天衢海內外屬目楚在管楚穆仲尹內史  
俱同鄉井所事主又同時周宣穆仲諫庶子不當



立有補衮功尹內史北伐獫狁功烈爛焉之二子  
一世於樊一世於鄆夫非立篤忠貞相與載德敦  
前好哉爾多士計偕中策潛隱中無自表異即有  
若徃時采薇在外衮闕在內何以告我不者同惡  
相訊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卑疾而前雷  
同相從局趣下駒此皆有習於相君者何同之與  
即不然志盈寵偏氣矜功立名已成矣遂遠過市  
之交絕賓客之路同力而不以相賢共患而不以  
相收崔孔見之拊心遵教聞之恇阻亡令無以傳

來襁嗣家喪豈成其為事明主報有司之意抑不  
佞更僕數焉道之蓋也諂與激兩塗諂止忼於回  
適之小人而激且推刃君子獨節以為高異取以  
為名此離群之夫也世以為清議而禮之賂直新  
於白晉徵怨逐於深交此猾詭之夫也世以為忠  
直而獎之夫李絳之不諱許季劉器之交司馬卒  
業弟子終身由是觀之君子亦胡避同哉湛於正  
雖同亦正湛於邪雖異亦邪爾諸士為諤勿喻為  
直勿媿為任質勿引嫌為金石勿嫚欺重明麗正



陽剛而中豈今日之好是為將奕世永載之余不  
佞與有榮焉

山東武舉試錄序

夫齊魯豈不褒然重地哉今天下大勢循湟中抵  
雁門上谷東盡遼陽為西北諸邊歲出輕車廣騎  
以控戎虜自瀛渤青徐歷吳浙閩廣皆東南並海  
歲出餘皇及水卒軍卒以抑制倭夷而齊魯故墟  
尤介輦轂而近北距遼陽南引吳浙號要藩故當  
事者重加苾焉維歲甲午侍御連公既大比遴計

偕士以獻已何復徵材官騎士世胄良家子三試  
如文闈指初試之騎策肅爽走昆號攸飛虎馳白  
羽墻立拔士十而八進之曰洵美哉執轡如組也  
再試之步負蘭而趨控弦以鳴烏號引滿鴻殺相  
稱拔士十而六進之曰美哉桓桓乎進于技矣迨  
三試而介者衿橐弓矢而奉其觚管之業以相從  
事拔士十而一進之曰美哉彬彬乎援古證今抵  
掌擘畫即章縫而子弟不啻也將無謂求士齊魯  
若徵材于鄧林索駿于汧渭以其地故能具爾耶



晉人謂地當山河兩界之會雲漢升降之中故其  
清淑者孕為儒碩而以其間肅雄毅之氣洩抒于  
介冑牙爪即無論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讀師尚父  
文師祭啓王翼諸篇鑿鑿兵家指南與孔門六籍  
並域而議其次若孫武司馬穰苴諸書又何洋洋  
纒纒也茲所稱國華抑地靈寔然臣比者摠衣孔  
廟設禮器低徊久之已陟岱宗想見尼父當年墮  
都卻萊之勇已從岱徧海東齊諸山其連亘若壁  
壘諸丘阜陂陀相屬又若士卒環集蒲伏而聽戎

誓其截業而嚼啐者則又若大將樹牙毒鏃而部署  
四顧相嚮答意必復有孫武穰苴者生其間而今  
庶幾哉竊睹之也頌不佞則何以勗二三士維是  
戎馬生郊赤白囊狎至當其時需才將急以批其  
亢而擣之虜雖貪詐可使烟火六合卷甲投戈當  
其時需廉將急以䟽其穢而鎮其浮匪若人弗任  
也北東夷竊發高麗督府大中丞鄭公肅將廟  
算不介馬而折之桔槔不薪游弩不騎海內外卻  
走馬以糞此何時哉而頌鯁鯁羅爾多土匪直勘



唐文苑英華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禍亂蓋豎威銷萌以葆滋元氣意郵篤也倘長無  
所事事坐固藩垣以扞天室猶之乎即將虎賁營  
衛諸星安所奉天討唯備象于周垣列舍之次以  
示上帝無忘武也斯亦最愉快哉有如一且被命  
將輕車廣騎及摠餘皇水犀之卒用能矢精白以  
奏膚功而翊我 熙朝文武並用之治斯士不負  
國亦不負侍御公舉而諸執事者皆藉以有榮施  
哉夫士生周呂孔子之鄉習韜鈴崇道術趨至諗  
也而或幸偕一命輒攫脂腴以潤鞬韜不者曠曠

輕發提螫孤披縵纓希以用罔而見功不者工眉  
撫薦賄市進輦載養交或藻紱詞章皮傳於敦悅  
詩書之後而計所操豎曾不得闖武直之外闌此  
乃嚮者伯國所羞也夫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  
野宿忘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貨與身孰重利與  
親與家孰多而不以廉為鵠攜三軍心而犯其怒  
夫士也必不其然秋仲二三文學歌鹿鳴而謁不  
佞不佞語曰今而後受國任使勉為廉吏無染于  
蒼黃今告爾多士亦止是而不聞里父之醮子乎



唐書卷之三十三  
里父之醮其子于客位也具三加戒詞備矣客有  
請者曰無以加也曩吾父之所以醮吾者若是止  
矣今不佞所以勗爾多士者固曩所受于先達先  
生者也斯亦侍御公羅士指也

山東貢士同升錄序

同升錄何昉乎唐劉禹錫氏曰古人以偕受學為  
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為同年友同升之有錄自  
唐昉也貢士而齒于鄉亦猶行古之道也古者諸  
侯歲一貢士于天子天子為冊命使監侯國蓋其

重哉而我 祖宗朝仍其制士通一經者貢而官  
之最者召讀中秘其次臺省又次郎署率鴈行序  
進以躋臚仕而文貞楊公遂由此途巋然號一代  
品臣乃其後稍稍凌遲也蓋自制甲之塗重而貢  
始輕士率贅旒其官夫寧歎制甲重也而甲之齒  
誼亦遞而重寧獨制貢輕也而貢之齒誼亦折而  
輕重者肩袂九州之人迨子若孫猶岐口而呼在  
講其輕也交一臂而失之彙而升諸鄉有墨墨不  
識其井里氏名以老者嗟嗟即志儼塤篋序偕伯



仲胡為哉董子云物莫無合朋友者郵合之衆者也易曰可觀而後有所合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莫無合情也物不可苟合道以維情也合以賁賁以飭毋乃綴刺組績示天下以靡而雕其朴乎夫聖人之賁非示靡而雕朴之謂也趾之賁不曰赤韍脂蓋而曰舍車而徒丘園之賁不曰璫英玉樹而曰束帛篋篋婚媾之賁不曰明璫翠爵而曰賁如皤如摠而歸之曰白賁則聖人之賁合天下可知已夫物之賁而白者莫如水

由瀟沅而滢汭滙之環海千合萬合而白不渝故曰君子之交淡于水明其白也夫士雋南宮以上一遠寘滌遽托綢繆冠蓋輻輳衣履雲合遠結軫轂競趨炙手近屏纖纊鼻息相屬雖貌名石交乎而離其中高者比比矣則起于不淡也非白之賁也非白之賁非道之合也爾多士業已縮章曳組抗顏槐市而一壇一菴猶然青衿儒素家中情皎焉如水故賁而合唯爾多士近之無已余不佞請更以規為瑱姑無逖引若鄭康成高唐生輩傳經



好脩績學無倦夫非士之鄉先達歟余願二三士  
之鵠之也夫士超貢起家者其志猶欲搏扶搖而  
上之辟之日登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選貢拔  
自疇等齡青質秀則漸至曲阿是謂旦明序貢年  
資雖深入官伊始則歷棄野至衡陽是謂隅中故  
夫學亡可已也學也者學乎其為經師也學乎其  
為人師也或者謂垂老而學如秉燭之明遂一切  
因而自廢夫秉燭不庸愈夜行乎多士勉之矣白  
水指心皦日厲行故能傾蓋而白晉是淡說也白

之元也所以成貢所以善合也則今日之錄不虛  
哉

### 山東選貢錄序

粵稽古成均之造士何周詳婉至也司徒賓興以  
七教而選其俊升之鄉已升之國樂正崇四術四  
教以與諸胄子齒而大樂正課之成選而論秀於  
大司馬雖一二庶頑諛說弗若于訓者而率與侯  
明捷記書誌樂颺之教鎔冶而頓更思皇哉多士  
載在棫樸可歌矣今天子覃思理道躡虞軼周



頓彌天之網以羅碩茂謂太學賢關宜廣鑄士不  
宜以鴈次下禮官議著為令凡歲貢士五間一選  
雋而登之余徼操東人士文衡思宣 上德意所  
嚮毋令蹶蹙賢者路以重負 當宁拊髀側席  
之想彙選山以東既廩士郡國各一人凡九十有  
奇今其先資具在大都澣滌滓穢言言破的其氣  
渾其旨淵其才灼綽余再讀之卒業曰泱泱大風  
哉是海岱勃發之靈也夫寢丘确壤嘉種之生累  
世不一茂焉至於江淶河沱雖有惡種莫不猥大

地使之矣夫東土亦學士之淶沱也東土蓋夏書  
云海岱惟青州其望之不可涯而蛟龍疊發玲瓏  
汪濊者海之奇也其喬條嶙峋寶藏之氣上薄青  
冥而搖碧落者岱之奇也詎惟地靈士亦有之昔  
在建武元封間漢天子銳然表章六經羔鴈擁而  
外驚徵拜天下賢良然東方恢譴司馬從史枚終  
持論不根亡能深中上旨而當時所膝席以次質  
對者若轅固生高堂生庸生費生申公鄭康成諸  
人斌斌皆齊魯文學各墨守專門持堅白不相下



至石渠之會廼勤天子自問其師何氏師說云何  
每國家有大議論援而立斷蓋齊魯士雅重如此  
爾諸生往矣維是首善之地沐浴皇澤日夕與  
四方譽髦及王后卿弼貴介之胤撫被之以詩書  
觀摩之以侑醕砥文脩行令四方衿帶之侶望以  
為標重成均且陰以重齊魯有如天子臨雖而  
筴之考師友淵源所自幸旋其面謝曰此聖天子  
薪禎作人之效也儻謂余善祝士以速肖其何敢  
當焉夫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中

多者雋三適受上賞今乃爾多士鵲起之秋慎之  
乎始適矣余不佞方藉爾多士以與有榮施第余  
徵士以文而上覈士以實適不適亦未易鏡惟多  
士也適余惟爾之貴不適余惟爾之媿雖然人亦  
有云東海之琨瑤齒革其可既乎而若之何瑱以  
規也夫不徹伎懣之明者難與見遠不馳域外之  
議者難與定志漢諸儒猶其佼佼者耳姑不具論  
論其上者即爾鄉先達不有關里四科乎士患不  
闕里無患其不適適於德則顏閔適於政則求賜



唐文苑英華 卷之十三  
十三  
余以今言語文學試之矣庶幾其以三適中雋而  
余終藉有榮施哉

山東甲午齒錄前序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山東鄉試循故事拔中彙黍  
者七十五人以獻主者業已歌鹿鳴醮而命之  
不翅詳矣而此七十五人者復各出其家世門第  
與其生之歲月日時藉手殺青氏錄成儼然造門  
謁詞于余余乃進七十五人于庭問曰二三子之  
錄序齒也夫非以脩故事乎衆皆唯唯余曰二三

子錄序齒而僅僅脩故事也則固無所謁余詞二  
三子而必欲謁余辭則請先陳序齒之誼而余試  
擇焉于是七十五人皆前稱詞曰明興二百餘禩  
吾鄉不翅幾十試亦不知幾十錄矣當其翼奮肩  
摩之初莫不志狹金石義薄雲天自謂雷陳尹班  
再作然始相傾慕終相背戾二三兄弟心竊恥之  
自今日徃吾二三兄弟而倘不脩異姓之歡終同  
榜之雅者有如日余曰是世講之好也第不念涉  
世云何于是七十五人復前致詞曰貧約而相响



沫宦違而相刺認人情乎吾二三兄弟或不其然  
儻徼吾師之寵靈與二三兄弟並駟一時寧躬擇  
利寧躬處休寧躬都華左提右携不敢遺餘力余  
曰此能相剪拂矣不知進之古道云何于是七十  
五人者更前致詞曰濟以南為鮑山亦牙敬仲分  
金處後兩人以位讓顯名天下光照隣國博昌千  
棗之間孤山亭亭有墨胎氏二子之遺跡焉去今  
日所蓋四五千年而縉紳父老猶時時譚說不離  
口二三兄弟不勝高山景行之思敢不尸而祝焉

余曰偏伯名卿一介嫖節余不敢為二三子願更  
有溢于此者不而七十五人者乃前稽首曰命之  
矣洙泗之間談詩書習俎豆雍容揖讓而不見謂  
從吏虞廷之上濟濟彬彬更相游揚而不見謂標  
榜此太上之風至聖之遺二三兄弟未之逮也而  
竊有志焉余乃作而言曰至矣盛矣雖有他辭茂  
以加矣然以明讓耳而要以廣讓若猶未也夫時  
平主聖而垂胡曼纓忼慨而赴者過世變風移而  
褒衣博帶容與而談者亦過今夫峽江龍鍾水落



石出窅然如無暨巴水西來風波儵起而後鏗鎔  
宏嘈山鳴谷應夫其窅而無聲與其感而有聲固  
無非龍鍾之靈響也乃士政猶是耳故非必推轂  
遜席而乃謂之讓非必盱衡扼腕而乃謂之不讓  
非必衆人炎炎一人漠漠而乃謂之讓非必衆人  
諾諾一人諤諤而乃謂之不讓方今主上神聖  
時運休隆荃宰有寄寮窻無側二三子猶得以紆  
徐揖授執兄弟之盟浸假萬分之一而主德微  
闕曲士忽乘名王外訶天灾內尋如異日者臨輦

之變寧夏之變釜山之變中原流離之變三吳任  
俠之變吾不知補牘者請劔者繫頸破浪者何人  
二三子當此之時其將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內  
賢豪矢志戮力乎其亦故相遜辟務小廉曲謹為  
耶夫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內賢豪矢志戮力非  
錄重二三子二三子重錄若第故相遜避務小廉  
曲謹非錄負二三子二三子負錄負錄惟二三子  
重錄惟二三子故凡指天誓日余不謂堅披肝瀝  
膽余不謂真子子孫孫世世勿相踰越余不謂永



惟其紆居嘗之抱而濟縣官之急乃足術焉余聞  
海岱之間土竒水秀滙而為人多深沉蘊藉能自  
致于用如夷維琅琊諸君子指屈可數安知二三  
子之起家不出于此不則每試必齒每齒必錄是  
錄也三歲一帙幾不少矣

甲午山東齒錄後序

天子銳情求理賢才棫樸而薪樵之歲甲午秋故  
事復大比推轂廷臣校讐侍御連公勰心慈事拔  
其雋七十五人歌鹿鳴退而論齒錄成諸士以余

有一日馮言于余余即言烏能加侍御公指亡已  
請以規為瑱而附于祝轅之誼敢徵射乎沓矢之  
寓決於旣句驟而臨百仞之谿足二分垂在外而  
目不眴者審鵠正也夫士亦有鵠矣而不聞爾鄉  
先達七十二子之鴈行闕里乎彬彬雅誦習詩書  
陳設禮樂雍容相與至懽矣然而由不讓求亦不  
後黜絃歌者不使治賦典客者不兼宰民各出其  
長以自鳴而不相從史故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夫惟斷斷迺其所以彬彬哉爾多士之狎耳而盟



也重之以先資申之以然諾指泰山為息壤曰維是我二三兄弟操旂鼓以競馳中原曹所左左之曹所右右之辟諸草木則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既有成好美余豈以疑事腹臆爾多士雖然爾七十五人能鵠視爾七十二子也則可不者衷甲而垂委佩則中諛而水火其指又不者漫不可否事人趨而趨效握手附耳之懽非滴肝瀝膽之素茲晏平仲所稱以水濟水者其誰能其之爾夷維琅琊之間有澠淄二水焉澠淄不同味而同調是易牙

所以擅國能而推善味也故余願爾二三士之為澠淄不願以水濟水也計今有司之才爾多士夫非以文為雉乎士索文于寸畧有司索士于尺幅即勦和雷同奚擇焉乃今徵爾多士言人人殊發邃情則辨吳門之白馬杼高誼則聳喬條之偉觀挾壯氣則鼓三周之神勇飛逸響則韻高唐之流雲崇正論則祛黎丘之疑似吐竒韻則搜渤海之珍藏詹詹炎炎吹萬不齊摠以掎撫百氏撮名法之要闡往詰之術即異日者肩鉅而奮盤盂蹕絕



之勛爛焉果且必同曹合奏哉夫位有軒輊遇有  
劇易才有痛利用有茹吐此不能為同者也墨守  
經訓矢志忠貞公其身為縣官用此諸士之能為  
同者也諸士行矣繼自今以後離蔬釋躄連鑣並  
轡而惟 天子使輕紈卸膏素絲羔羊示之以儉  
勿私其有百拜稽首遜于夔龍示之以共勿私其  
能盈庭聚訟章美弼遠示之以協勿私其見展采  
錯事竭蹶自靖示之以勞勿私其力委爾則任不  
必盡鼎鉉用不必皆盤錯道德節義事功亦不必

身兼數器提衡而較之異以彙黍而同者自在均  
足以柱礎廟堂而雨露海宇俾按若錄者嘖嘖然  
岐口頌曰是其士所同升籍徐而閱其舉之者又  
嘖嘖然岐口頌曰是學使其君嘗簡拔其而薦之  
有司者也則錄以人重而舉之者亦以所舉重庶  
幾哉余于荐賢功二十之一乎脫也擊悅其文而  
卒弁髦之穠艷在前華膺在後躁競在中誹譽搖  
於齒頰得失柴于胷次始觚而終圜面誓而背駟  
哆焉藉口管鮑交而一當睚眦竟成蹀躞則茲錄



也特歲時之鴈次門閥里居之代譜而非旌心之  
左券也即余不佞何所藉手以報 上余滋懼矣  
夫士也生古聖人之鄉遇今 聖人之主不蚤自  
矜奮以先四方而第為管鮑諸人所矜笑以滋余  
之懼必不其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止又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 頌景行之賴有七十二子之鵠  
在

### 陳氏族譜序

蓋陳之先故出自虞舜云世胄明德以享有茅土

然遠不可考不欲附離之而直以別駕公徙吳者  
為始其徙吳者中更兵燹播蕩之餘又遠不可及  
詳而直以會稽令遷慈之港西者為始陳之有譜  
也自宣議公昉也至幾世孫梅坡居士其偕諸宗  
老續其業潤色而傳焉並斷以會稽公為所自出  
而以公之嫡子當不祧蓋尼父觀於周禮則慨焉  
傷禘陳之史不緣巢遂傳信也又幾世余王母屬  
當主鬯惟是封廟所以妥神靈者並犁然舉而竊  
有味乎歐蘇作譜之議將折衷增定報諸祖地下



以為宣議諍臣一時宗老且議曰可亡何即世而  
議者亦半物故傷哉嗣後數十年宗老思王父舊  
勲召某立廟庶命之曰余嘉爾祖有勞以爾復脩  
而祖事爾其率祖攸行毋有數余小子慄慄惶汗  
唯是祖職當首揭者即無如譜且王父屬言在以  
某年月朔旦告始事制稟于初美哉皇七乎商周  
漢唐之交也爰自鷦火貂珥千禩會稽再徙乃有  
宣議推本著始作源流第一桓七烈祖卜遷南服  
厯世幾十載年幾百如指絡昔子箕代續作世系

第二名以經之派以為緯爰紀終始非族不類者  
黜作世序第三一命而上服秩以章各有勞勛施  
于家邦作絲綸志第四萃渙合奠宗廟乃嚴義重  
則尸仁輕有祀爰考興革作祠堂志第五沃瘠不  
等風猺亦殊作遷徙志第六諸侯守其國庶士守  
墳墓山有楸栢瞻之攸存作丘壠志第七太上不  
朽次者立言信今傳後匪文獻不徵作藝文志第  
八青七子衿實為國華余嘉公族之多才作儒林  
傳第九維谷有蒞以方梱誼蓋臣齊之孝子是儷



作貞節傳第十大道若誦厥有高標非巢許不成  
唐虞之隆作隱逸傳第十一衣食足則知禮節好  
行其德乃稱君子作素封傳第十二孝友施政仁  
讓起家乃成干而國作家範第十三前後卷若干  
閱幾月書成以吉日某左奉香帛右奉譜偕父老  
諸賢勞者藉以告完事畢而子弟之在昭者進  
次曰美哉乎簡而核婉而成章其史之良哉先大  
夫雖烈至今大備諸子若孫善受而藏之若猶是  
顛越廢墜以貽前人羞毋乃非守家之嗣與父老

曰否又陳之嫻于典訓也衆所望也於是子弟之  
在穆者攝衣而前曰是守譜之文也乎夫國史家  
乘以垂炯戒今子孫之論定而賢者特書大書過  
者黜女之失節者廟絕豈獨以是當三尺固將令  
後人之思而懼也夫身後之丹書起譏于月旦余  
願在事者毋挂清議父老曰否又陳之習于德誼  
也衆所望也於是學士先生之徒正襟端冕而申  
曰美哉乎宗三老之意乎吾聞宗法不立天下無  
家太上以德和人其次親又以相及也尊祖則敬



宗敬宗則睦族昔召穆公合同姓以固懿親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又嗟嗟斯德旨乎哉今閭巷數十口之家世次遙遠乃有急相救如左右何者食指寡而情不分也而冠蓋世家子自袒免以外吉吊不通業以秦越視甚者藩其里門而居分土而食此之謂路人何暇論議所自出哉余宗數百指及今猶能字而呼之繫傳而指益繁情益以不收且安知無兵燹之虞如前世之播蕩而不及詳也其舛伯兄弟又寧無秦越而路人者乎倘徼烈

祖之福察先大夫之意而合于召穆宗盟之誼以光大我世德其自會稽公以下實式靈馬乃酌酒陳牲成禮三老復支杖宣言有衆吾聞三胙者得天其共祖之命一胙勞吾子諸執事一胙勞宗人一胙饗梅坡公及余王父刻其語藏諸廟副在簡端

序鄔雙峰存稿

我東海為百谷王故其材品亦褻然王寓內雙泉鄔先生其一也余自燥髮時私衷嚮之歲辛卯余



附公車而北始交臂若子叅軍公于淮上得其家  
世蓋詳已又偕若猶子時太君鴈行雋春官益熟  
其豪舉磊砢之狀然終以未睹先生一班為恨亡  
何叅軍從淮上晉秩秦州別駕橐先生所作詩若  
文數十首懸都門將令締重而屬余并諸首余手  
而卒業則嘆東海有材鄔先生有子哉數十首未  
足概先生作而別駕勵之志佚也詩若文未足概  
先生品而別駕存之志思也余雅聞先生英敏擅  
場十歲能文十二能詩而會若母蚤世棄楮捲不

御業絕圯而先生愈饒賢剗心下帷而運其成風  
之技真一得當以畢親志而遇更窮竟之八戰有  
司兩度廣文稅駕于苜蓿芹藻之場以自老嗟嗟  
亦足慨矣先生於詩慕晚唐於文步趨六一居士  
率引之繩墨而充斤斤內行雅好人倫不以雕虫  
屑意即匠手而就掛漏不自珍故在笥者十一而  
別駕君念先生手澤拾片楮剩幅購而珍之以示  
不忘此亦足不朽先生矣昔青氈舊物增重瑯琊  
矧珠璣不朽盛業哉乃知詩文能窮人而猶幸不



窮其後也余邑有春州鄔公者豈先生族子耶其  
宦蹟在顯晦間與先生同而所為詩若文復相臭  
味行矣余且啓名山并付剞劂氏以傳為二先生  
侯芭

贈汪大夫應澍序

蓋嘗歌閔宮而有味乎魯君民之一情也夫以喜  
雨之故壽其君并壽其君母母乃侈于詞而佞于  
禮乎然而不侂聖經者蔽之曰宜大夫庶士一言  
而已君子誠心質行寧可無士大夫之譽而不可

無衆人之思鑠景揚芳寧可無衆人之稱而不可  
無士大夫之頌何者衆庶之言公不若士大夫賢  
故必宜于賢者而衆思益信汪大夫之蒞膠也會  
當寇倣下車以七策于幕府次第行之而寇不為  
害亡何陽侯不仁並海三大郡民半為魚而大夫  
始鯁又恐曰夫風雨不避灌壇乎若寔不德以貽  
三老子弟憂也乃議蠲今歲田租數萬緡為元元  
請命 天子而又賑粟萬斛施粥溢為元元請命  
于天饑者始霍然有寬色而自冬徂春驕暘復亢



大夫益鯁又低而不食曰若奉天子璽書以鎮撫茲境維是山川土田人民若與神寔共照臨之而復不有歲其何有民是重若不德也密禱齋宮三日已命祝史類群神又三日乃壇于城之東南帥二三寮儒衣冠暴烈日中五步一扣席藁壇下以請丙夜焚香露禱達曙凡晝夜七俄假寐夢一于思老人云我萬世禮也駟兩師至醒復寐復夢如是者三而日朏明矣集同官口前事甚异尋抵壇蒲伏及晡不起俄西北有雲亭又如蓋如車已

如黛眊旂幢忽匕少女風至矣大夫起曰雨徵哉未旋踵而霖沫隨之淋匕連日夕不休若倒天漢而下注也四郊沾渥麥秋有期大夫喜而可知已東海莫不神明其事造不佞曰余初謂天夢匕耳以今睹汪使君青券于天徵符于夢何灼匕也余曰而不聞之北山愚公乎愚公欲移太行王屋二山河曲智叟啞然而咤愚公不止也且垂世子孫平焉操蛇之神聞諸帝遣夸蛾氏二子負二山移之夫山非可移也然而卒移者積誠之極也以子



大夫之行無愆政而逢其不若以軫恤爾元也其  
馨聞者徹九關矣此積誠之極也誠而格胡云異  
哉于是衆德而歌舞之歌曰誰錫我生侯也鋪之  
誰雨我私侯也濡之雨之徵垤有鶴鳴匪鶴則鳴  
仁侯之聲雨之溢醴泉萬斛匪泉則溢仁侯之澤  
雨之耒其絲霏也匪雨也絲寔生民襦雨之滴其  
狀漑也匪雨也滴寔生民粟襦我粟我維衆人母  
衆母之母願言脩耆樂只我侯福祿如茨大夫庶  
士云誰不宜不佞榮聞此歌也而謂民情洵倘亦  
闕宮有恤之遺乎薦紳士競相讚述以張洪伐而  
不佞按其實而次之歆令世也無忘其章大夫諸  
異狀種也口碑別有傳循吏者不具論

字類辨疑序

自學士大夫以觚書藻績相高而執眡臨池之品  
一切置字書不論乃大史公叙致九流而及書法  
家言焉可猥以執眡之也夫書法何昉乎寔昉自  
羲皇之心畫而韻窺鳥跡爰制六書以代結繩自  
後鑄鼎鈿鍾穗禾蝌蚪紫金泐灑之類代有作者



而大都於焉取型古文之更而大篆也自周史籀始也然孔宣父作六經率親操觚以授弟子而悉宗本古文馘奈何與周制踈盤紮明乎古文之為萬世法程也審矣嬴秦氏自是其愚以愚黔首斯裁小篆邈邈隸書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體日趨簡便姿媚豐華而遠於致古文遂亡漢躡秦故猶篆隸竝行宣帝時求為倉頡讀者士亦間起應之而許慎作說文多模壁藏之舊僅七九千餘迨唐韻則幾數萬汗牛充棟為躡南山竹美玄宗

以楷翻篆命經悉楷書或更以意釐竄子母倒置肉恒勝骨法不副意而文愈訛嗟上弊所從來矣其變彌夥其致彌遠若秦丞相以豐為豐蔡中郎以束為宋何論輒近世哉明皇帝彙編正韻書一洗曩代點畫形聲之誤宜戶說以眇論而比經生博士類束之皮閣至卑嘗書法家言曰執云執云中者傳目其下傳耳未有心慕手追訂三豕以懲訛者安在勒必岫嶮此乃傳之所謂耳食乎古虞迴瀾顧君於書自典墳丘索以下靡不窺文賦鴈



唐少集卷之三  
行西京兩司馬詩軌盛唐而兼精古六書蘊作字  
類辨疑行世余按而心賞焉曰夫聖作易起于一  
奇一耦而窮象極占變林林不可幾詰聖人作字  
起於一縱一橫而窮情極態變林林亦不可幾詰  
然總之不離古文近是則是編也其幾乎夫張鳥  
千且得鳥一目毋寧冒目完茲辨疑凡一千幾百  
有奇是編未足以竟字疑而疑義竟於是

秦湖庭傷寒燭塗序

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而世子  
朝夕視王之食飲藥不先嘗不以進下迨卿大夫  
問右之子皆然蓋其慎也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以  
不知醫余邑湖庭秦君夙承中丞嶼湖公世上家  
學有聲諸生間輒試輒先其儕偶慈之士青衿搦  
管而游者人人刺履造請質疑義以君為嫻於文  
也會若父藩伯公母王太安人艾齡未每抱微疴  
則廢書仰屋嘆求所以為攝氣引年之術一旦讀  
外大父王中丞明醫雜著書聞中丞之銳是業與  
壽是編以傳也以父若母天子醫故蓋慨然心傷



馬惜其碩養之無及而益竭蹶思所為二尊人計  
因取軒轅氏內經而下一百七十九種諸書博涉  
而刻研其旨初參藩公感迴風不仁于足劑之立  
瘳已王太夫人患脾時有河魚之疾劑之又立瘳  
二尊人年踰七十而有嬰兒之色於是邑大夫暨  
邑之搢紳士又靡不人人刺履造請質疑症以君  
為嫻於醫也試之劑不虛發匕下殆無殤子已而  
遠近造請者戶管滿畧且不給君復慨然曰余不  
能效費長房縮地安得遍千百里內人脈而人劑

之手輯傷寒燭途凡幾卷授之殺青氏以廣厥施  
余聞傷寒家漢仲景張氏論之蓋詳第篇章浩淼  
汨汨未可涯其後錢乙龐安時許叔微李杲及近  
代陶隱君諸人皆有論猶以為仲景之波也是編  
總古方書而折衷之以根本標末為藥案游方之  
內而又游方之外簡而裁信而有徵足稱至言不  
煩古有秦越人隔垣而洞人五臟君豈其苗裔耶  
何其術之多肖也諺有之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  
所腑臟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醫難也匪醫寔



難燭理則難矣今夫途之群瞽取道一夫壘壘拍  
肩而後稱培塿則喬足不下稱污邪則曳踵不進  
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世之醫者泥古而不知變此  
瞽喻也迷而燭之途之人可使為俞跗斯燭途之  
義乎余又聞上醫七國其次醫人君奕世國醫也  
今天下方病股指思得秦越人兄以鏡未然恐  
朝家藥籠中一日不可無參苓著木之用是在君  
矣夫節齋公仕而醫晉身兼數器然不能救親于未  
亡以為留恨君之術大者既以仁其親賈其餘猶

足以仁天下中丞公以下有藏慶而今復其始其  
必自君之身哉更逢君數十年訪長業君遊飲上  
池水和以沆瀣翩翩哉僊乎當別有禁方行于世

序于司理公文集

學士之談藝者躋孝武兩朝以當元狩而奉大梁  
信陽為東向之祖蕩滌元宋斯為烈矣後起者不  
歌奸俎豆輒取其青黃之斷尸之如球玉垂允即  
黃吻之士四顧奉包茅從梁隋兩廡優孟叔敖所  
繇誦也第其間多超乘竒材持大燾而賈餘勇高



岸深谷藉第令雲梯仰攻壁不下而孱弱一班之士操閩洛躡甲以掎其角而駢拇文章此何以稱焉麟不輒鳳不晨世亦瑞之柰何以為無補于用也鑪錘王伯肖貌蒼黃豈真私語哉且其詞至鄙俚風格靡弱曾何當于顏高之弓而以逐七札其能振矣此為貌叔教者助抵掌耳不佞蓋少授左氏竊津匕向往之頃得于公所為集公勒部曲曰序日記曰誄曰奏記曰名法稔然具焉嗟乎技至此哉公既富有才情削六朝之高冰秦規漢隨無

庸以侏馱語塗耳目則所謂裹甲而端委佩者也瑯匕鏘匕足清響矣唯是公方握三尺以異狀結上大夫謹日行部郡國至突不黔諸所撰述故得之輶舟會當推轂者何暇論濡墨型書從諸學士家流乎劉勰曰才為盟主學為輔佐詳哉其言之也郢人運斤所由非一朝夕矣公故江左世家先大夫以著述有聞公又困孝廉寄身鄴侯之館者二十年所公之神所由王乎旦暮公且內拜矣倘以其侍從之暇得請觀于天祿石渠縱矛結駟馳



驟乎燕趙齊魯之郊收稗官之遺求名山之副出  
騷入謠如司馬鳴于元狩豈不真愉快哉余聞客  
有飼鬪鷄者方一年怒而欲飛又飼之卑飛戢翼  
望之如木鷄焉夫操觚角技者能決其怒氣與淫  
志則三昧之旨也已含精葆和是謂大雅公蓋壇  
埤陝洛而不尸其斷者倘亦有味於斯言哉後學  
士之祖公者其亦以金壇之文當于高圍

送吳公祖詩序

夫明州地接會稽星分婺女姑餘為帶園縣如屏

彼佛地靈居洵人寰之如舊必仁風惠露斯寒谷  
以回春情嶽凌霄浮雲自遠恩波湛海流水何涯  
乃者我祖公白水素心青霞竒意廿年潤澤惟破觚  
而劉琬一路德星輒鎮浮而疏穢薇香振藻棠綠  
垂陰今秩干霄已列他鄉之祭戟君心思趙不忘  
此地之山川于是寄繪縹緗期指諸掌屬塵短韻  
以寫長思非直選勝跡於陽禹良以識墜履於江  
漢也顧調方慚於白雪穆不似乎清風各準巴音  
用充梁簡雖玉蠅漸遠緬懷戴日之思而鉛筆時



臨或備觀風之助云爾

齊魯近道錄序

今天子尊經右文廣厲學官三尺功令一再申惟是文體人心為競又余奉 璽書視學政東土彌二年念所以宣揚道化一切右袒浮詭驅逢掖而還之正彙文如千篇屬之梓而訓曰夫道術所從來尚矣古今譚道者率宗吾夫子吾夫子故出山以東四方所誦述不出六經齊魯論求士齊魯有殷賑炫燿而集若索瓌貨於五都九市也乃今稍

稍異矣豈非積靡使然與我

朝家弘正間士樸

茂而湛于質其文類渾灑爾雅根極理道絕無近世纖穠佻巧之態而扣之成聲觸之成色故文而之道求其町脰正而門牖近舍弘正無繇也輓近士之執文者往又矜其一察躋隆萬兩朝以當元狩而奉馬班為東向之鼻祖不欲奸俎豆取其青黃之斷如珠玉垂允即黃口之士願奉包茅從兩廡建鼓騷壇之上而群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曰吾畸于今而儕于古甚者浸假而園吏



浸假而柱史又浸假而涅槃舍衛語悉作制科雉  
羔縹帙緗囊充棟溢市雖齊魯諸儒不免焉嗟又  
夫史非不可獵柰何以史譯經髻而服之日誦習  
吾夫子而乃陰據二氏之玄以資嚆矢茲所謂爲  
術彌工去道彌遠者也夫文而不險陂其心者寃且蠹  
文蠹世未有竒衰其文而不險陂其心者寃且蠹  
國余甚懼焉昔齊人好服紫威公不好下令三日  
而境中無紫衣鄒國好長纓鄒君不好已而國中  
無復長纓者夫冠服其小者也而善變若斯矣今

士習所好其無紫纓乎余不敢阿爾多士凡所校  
讐一稟之忝度寧王而碎母石而磻寧繩趨而合  
毋竒肆而離諸凡勦異襲玄窵言而無當者罷弗  
錄摠之不離弘正近是語曰巧者弗過習者之門  
余願爾多士之去其巧而習與道會也庶幾哉繇  
齊魯以型四方固未雕之樸障今已倒之瀾世  
運人心或終賴之語所稱一變至道不虛哉因題  
曰齊魯近道錄

序海渠陳大夫稿



蓋世廟之季廣陵有宗子相氏與余四明陳先生  
頡頏雁行而起皆以壯歲登壇操觚之士奉為先  
鳴廣陵之詩若文法不掩才四明之詩若文才不  
詭法兩家皆年未三十許各司藩臬有賢聲而其  
遷復左宦蹟在遇不遇間亦復相似且皆中路抱  
竒以沒然子相沒後而社中六子為之聲海內艷  
稱子相氏先生故未嘗標榜為名高無意枕中之  
秘身沒而聲不傳木幾拱矣若子某君輓搜遺藁  
於漫滅中剛得百一而會余以計還則持造曰先

大夫手澤尚存一班而令與骨俱朽即異日者泉  
下有隧道無敢覲面大夫前則請付諸墨卿而願  
吾子之聲之也余受而卒業喟然嘆曰若謂建萬  
石之鳴鍾撞之以挺能發其聲乎哉雖然文章竅  
自神明即微挺聲鏗錡在也余束髮雅聞鄉搢紳  
父老稱陳先生生有異徵讀書一目十行下而性  
復豪舉無人不酒社無刻不花朝無地不胥疏山  
水胷中絕無宿物而有其逍遙也者故每一興至  
峽倒其詞河懸其口片詞洒締盡成烟霞五七言



酷有供奉風雖海內凝思刺腸之士欲聞其捷率  
讓勝場而無敢偶至讀先生海漕諸書鑿七經國  
洞朝家鉅計如指襟期遠矣天其或者俾竟厥長  
陳有兩文定爛然名世聲施可勝道哉而年僅逾  
三位未列九神與亭梅俱游人與門雲並散影與  
蠻烟共銷興與夕陽同盡而幸是編未滅繇嗣君  
以傳則先生不朽之聲也然猶恨聲先生者之托  
于不文而不廣陵六子也微六子世遂無子相乎  
始以俟諸名山

于皖初燕臺玄覽序

不佞公車北上雅善金壇徐仲子已鴈行釋褐居  
京師以仲子為紹善其舅皖初于先生貌而嚴為  
有道長者已出其詩燕臺玄覽受而三卒業焉則  
拊掌嘆曰旨哉玄乎進于技矣夫詩之工詩之哀  
也凡工者從人玄者從天有意而工非其至者也  
而不聞葛天氏之操牛尾而歌乎夫其不費比排  
均節自合而八閔之風應是之為天籟代之墨卿  
騷史豈乏徃又高自舉趾意不可一世然不以師



心為馱造則以險絕為驚人即伐毛入髓茲文中  
所為問而不答者為于名理無當也于故稱江以  
南鼎族自其王父大中丞契玄公躬中說行于世  
世群北斗仰之先生幼竒穎有王父風非聖不師  
非經不窮蓋其學大都衣鉢象山羽翼考亭弓箕  
大中丞公而折衷其至豈其沾沾小技狎耳風雅  
盟以自為愉快也者然而琴瑟又乎其天籟鳴也觸  
景而不局於景寓言而不盡于言今其詩具在率  
攄性靈所獨得而稍潤色之以才情曷嘗節拊而

毛比遠之必為江潭為河梁為鄴下近之必為李  
為杜取其前矛而技翼之真且莫比肩而已洞曾  
達玄冥契風人之致不蘄工而自工斯其至者也  
乃譚者謂詩窮後工先生素華胄比尋以子貴日  
具五熟釜奉浸而崇臚貴在日月之際而先生不  
有也夫朱紫其章而玄其賞真錦衣巢父鼎食柴  
桑先生固已游神葛天氏之國而或者猶索諸風  
雅之壇非其好矣徐仲子更為不佞言先生非馱  
耽又玄箸者生平天性孝友與人不侵然諾又時



唐文苑英華卷之十三  
緩急人無已單詞隻行動模古人尺寸不少爽是  
詩其一班耳昔潘河陽讀夏侯詩而謂別見孝弟  
之性世必有負人倫鑒如河陽者讀是詩而知先  
生之為有道士也待貌乎哉

序膠東課士錄

蓋不佞榮業屈首受書鼓唐肆而社幾遍吳越燕  
趙間歎低徊齊魯文學私心嚮往之而未有會也  
歲壬辰不佞殿公車之役捧檄教膠東而適其秋  
鳩茲汪大夫操虎竹繼至大夫雅以文雄寓內都

人士所泰山而高仰之者也業陰未換百蠹俱蠶  
而尤津<sub>匕</sub>造士為首務月朔而望霽容披襟晉辟  
弟子弟子<sub>獵</sub>魚貫聽大夫要東甚莊髣髴乎古  
之鄉三物以教人賓興者而又彙其雋給之廩糈  
月為課者三壇席親齏臭味淪浹析理洞乎火觀  
材品符之月旦甫及暮而人人鵲起思有六翮之  
用不佞得所為課誼三卒業焉冷然風露襲于腋  
而投于咽大都詹<sub>匕</sub>炎<sub>匕</sub>吹萬不齊要以倚撫百  
代撮名法之奧闡往詰之術有古人之所已道而



掉之若新有古人之所未道而探之若素有語在六合之內而索之則遠有語在六合之外而按之則近浹也乎大風哉蓋東海霸氣之餘也抑齊魯于文學自其天性乎夫一徐庾貴而月露形成一歐陽翔而軋茁體變沿好成格沿格成俗士在所樹矣膠當漢文景時南面列百城而治風稱材數明經之士代不乏而比乃稍上晨星自汪大夫樹士而膠東之文無卑格也乃知齊魯于文學非直性然矣夫樹桃李者夏息其陰秋食其實大夫絜已而愛士不言成蹊豈以是公門者沾沾為聲章然而藥籠中公器勿敢私也命余彙其文拔如于首以授殺青余非知文者而于尔多士有一日之長果若人言夫其伏鵠郊者必魯鷄也乎

序董季子存稿

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余聞其言而壯之已讀余仲翔所稱死願以青蠅為吊客百世後有一人知我者不恨夫身之不存名將焉傳乃徒羨子長之毫腐而不識文通之絹盡至



蒼上涼涼望物色其人于不可知之世以自愉快  
茲其致益慘黯足悲已則余於童季子概焉余雅  
聞季子有奇負自其垂髫時比冠鄉書妙齡通籍  
與余同上春官又同師門弟子也兩人益交善有  
特達之知亡何而與世分今古矣傷哉為搜其篋  
得經書制舉義如干首付剞劂以傳蓋季子故貴  
介雅不善紈袴脂膏態無它嗜好馱嗜先秦以下  
言種七日獵而掌運之沉思極境以自匠其意今  
所為文具在壯者食牛扛鼎讀其言臆為橫槊之

英夫逸者吸露飡霞讀其言疑為謫籍之僊子鉅  
者迴風豔雪讀其言想為玉臺之麗客即老生匙  
箸筆札假令授簡而賜以終日之讐求隻語肖季  
子胡可得也夫以杜氏審言甫之祖孫也而文司  
馬氏談遷及向歆彪固之父子也而文謝氏靈運  
連及機雲軾轍之兄弟也而文季子之文誠未諗  
視古何似第以甫踰羈貫之年而操方尺管橫鶩  
江以南數千里而與若祖若父若伯仲狎主代興  
以擅詞場之綉虎幾不令造物忌哉夫虛室生白



高居瞰鬼長吉以耒率抱茲恨即鴻寶秘之帳中  
緜價高于洛下識者徒為長歎扼腕而其人已飄  
然骨朽矣然令身後窺見一斑便足千古白虹落  
天而垂空之彩故在即今制舉義終無能朽季子  
者死而有知端不使青蠅獨吊余乃知季子之才  
不竟用于世而用之不朽也彼夫承學抱措大之  
腹而槁項黃馘以喘息人世不旋踵而奄百草木  
同春秋者以方季子安所絜長而較芬哉季子于  
詩法青蓮於文法太史著述多散逸惜偕其人羽  
化而不傳傳其存者

序瀛海周年丈春秋制義

蓋楚之麻城以春秋經旂鼓天下士狎耳而盟者  
踵接歲辛卯楚瓊宇梅先生柄文兩浙余出先生  
門所造士而若婿周伯子子良亦以是秋舉于鄉  
為全楚冠軍兩人交臂都門頽而莫逆已釋褐復  
齒師門弟子而交益善子良鋟經義如干首余為  
卒業忽焉沆瀣之沃余襟而貫于肘也則嘆曰神  
來哉神來哉春秋乃化工以神鑄物而墨守黷門



者一切奉為素王之功令故旨不虞不嚴虞其嚴而束於格詞不虞不整虞其整之過而或傷於神神解在暇矣子良故楚材請譚楚勝事楚迨莊而伯挾二廣以鯨鯢天下馱其軍實整哉彼惟挾纊其士若卒飽其氣而徐起以用之楚之京觀蓋得之暇非得之整也頃伯子以經術伯海內其述與莊為狎主乎雅聞伯子自其髫年咿咿工有韻文於掌故靡不窺不下倚相第余初貌其人膚立耳既日為雅集徐而探其藏眉宇文也齒頰文也即

嘻咲抵掌亡之而非文也則伯子之神暇矣神暇故竅觸而籟鳴語又天傳似不從人間未非必盡按古法而法自古非必盡刊今格而格不令舉沉冥鉛丹汗青之士所為窮年嘔心而不能得者直以碩眊駘之賈餘而登誰者前矣且也中軍王族母謂楚之良已盡左顧則吳將軍右顧則李將軍鴈行頓刃以弱海內宜海內之群而辟易也試問夫夫疇為吞雲夢者八九楚澤之麋可食乎余生也鄙伏處東越菰蘆中亦嘗以朽甲鈍戈受要束



於大君子矣儻憑軾而向中原今猶避楚三舍哉  
更遲之俟我超距十餘年而後裹五日糧與楚決  
戰

倪紹傳制舉義序

不佞無它嗜弄獨喜古文詞不能作下帷腐毫生  
語衆所曹好余薄之即偶當余好衆亦薄之幾以  
狐白禦暑而會辛卯歲余與古婺倪紹傳牘上公  
車間出所撰結相示絕類余嚮者所自喜而以質  
諸人左袒者半已三年復鴈行成進士余倒橐中

藏而卒業焉則已脫肝脰而游象罔以論中余所  
喜以懸之國門人人曹好也聲大噪締為翔而余  
以不嫻之詞弁諸首曰美哉技一至此乎夫文有  
工而無當者其解離也有不斲工而當者其解合  
也余烏知紹傳之解而又烏知紹傳之不解第其  
文具在急讀之如重瞳子叱咤一鳴千人自廢緩  
讀之如玉謝家子弟搖麈尾譚咲旁若無人怒讀  
之如樊舞陽裂眦灌將軍罵座喜讀之如南郭子  
綦操牛尾而歌一闋條風時至幻而讀之又如陳



思王初見邶邶子升傳粉胡舞說俳優數千言後  
整衣冠陳皇王之道可喜可愕種上變態真能以  
牛溲馬溲為樂餌嘻咲怒詈為文章技至此乎得  
其解矣夫今制舉執領尤沾沾雕虫哉要以中程  
何渠不古故不為制舉執者而後能為制舉義者  
紹傳上窮結繩下極稗史冥搜上下數千言掌故  
而尤工有韻長城以其腹笥所屬厭而恣溢者稍  
稍時洩其餘以應制故天籟觸而不自禁籟觸則  
景之所會手之所指身之所騎游又恢恢亡之而

非是也者何論古今即文章政行有兩乎紹傳行  
且操尺組出宰桐城余雅聞桐城俗故善聲歌得  
倪使君按節而游之驕然中桑林之舞吾知其必  
有合也則相顧而莞曰旨哉余于紹傳君之文得  
牛刀焉遂書以授殺青

幻然段年丈制舉義序

盖不佞與楚幻然段君生而有文癖第幻然佞佛  
不佞雅不佞佛不佞逃於酒幻然雅逃乎酒之外  
而獨以絕去町畦之文相印可指相入兩人恨交



唐文苑英華卷之十三  
臂晚曾述蘇端明言示不佞曰上可陪諸佛菩薩  
下可陪卑田乞兒獸難里耳何喜余儕非下里而  
何令里耳諧也不佞聞西極根宗不立語言文字  
本來具足無容大藏幻然君博搜掌故精探慧業  
以涅槃度閣寶若中秘即賦擬江湘文肩左國古  
近體伯仲六代三唐自君視之猶然綺言下乘也  
矧詹上制舉誼而胡諧衆為不用則恒河沙用則  
旃檀薊澤吾道是耶言何輕重藉令幻然君橐而  
不試筆端自七寶蓮花不辨據趙州上也乃今且

懸書國門千金購哉君不以一佛自侘而名其篇  
曰監子何物監子掉絕如是而第恨不佞短于口  
亾能幼嬾其詞綴於緜尾嘻監子幼婦耶幼嬾監  
子耶兩人則听然而咲余咲世人世人咲道

擊筑草序 代

擊筑草者友人余仲子孤憤所為托識也仲子自  
幼聰慧號奇童子兄事余為忘年游退焉若不勝  
衣至其文辭則拔山倒峽而出殊不肖其為人余  
雅稱仲子蓋吾鄉六翮當速飛耳而蚤歲奇于數



應龍不雲黃鵠未羽亡論公車幾以青衿當粹白  
已而沁水晉州劉公視學浙中兩首錄之仲子名  
始大遂從壯遊走鑑湖走雲間走建水盱江學益  
富而襟宇灑灑然若抽山川神秘以歸歲戊子秋  
遂以詩魁於鄉壬辰之役發憤逗燕者五食新余  
適自東藩上春官而其內弟門人陳生宜甫亦以  
貢舉未燕中設金臺社從遊甚廣于時宜甫亦以  
詩魁比畿與仲子名次若左券余謂仲子此去挾  
雙丸彈躡雀唾手耳而竟三以奇北悒然持一編

授余曰業此手腕脫矣不能易勺箸吾將問之祖  
龍余受而讀之潜然大息有是哉仲子之文之遇  
乎夫人若不技耳嗜技者無謂時無人無已則試  
以懸國門譬之木難火齊英彩四射俾堵而諦觀  
具波斯眼者自當十襲詎終以按劍咤明月也仲  
子淵停山立金玉其章都下所北面貴游萬髦子  
無慮數十輩門多上足冶為國噐夫昔賢含耀流  
芳豈顯詹上一第仲子慷慨多奇節即令廣文起  
家脩蘓湖渾池故事羽翼人文為世大鐸視臚仕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三  
要津不啻天地萬物不以易吾蜩翼也仲子非功名士余又歎以功名士為仲子多乎哉乃前所稱擊筑則謾引高漸離匿藏宋子事以竦知音則仲子之所托識也

刻十八魁稿序

咄哉文之為技蓋天技乎人難言之矣先輩豈乏心匠敝在墨守而過信宋儒之筌時流豈盡玄宰敝在罔索而過削宋儒之筏墨守非也罔索非之非也世之懸書而詫者幾汗牛而余獨恨祝融之

不烈何者彼夫貌之而非徃也外澤而趣中離也嗟嗟人而趣離即機發具偶人耳文而趣離即刻畫具偶文耳比以文魁代率屈指會稽陶太史太史窮搜掌故近挈八荒九埏遠縮千秋百世而其要歸主六經而奴百氏即所折衷於吾黨者寧斤斤墨守乎其言材士之所喜拘士之所棄摠之籟觸而天鳴以我匠文而不為世俗之偶文也者則于趣有合矣而或者聞人籟而不聞天籟腐心鳥跡之中織詞魚網之上竊其面目遺其神髓甚者



勦一切南華西極之玄言以文其淺而浸之乎牛  
鬼自以為超筏而上之曾不如據筌者之猶未溺  
古義茲非吾黨之文茲非太史公隲文之旨之夫  
也即嘒嘒以自鳴恐介葛盧之未易辨也

袁文籲年丈刻一覘艸序

我東海為百谷王士生其間者多以經術王寓內  
而袁文籲其最也文籲工於為文而拙於逃名遜  
而自名其文曰一覘一覘云者猶一截一復之耳  
嗟此名於今制舉之文而非六經諸子之文也

六經以道德為文諸子以意指為文中代以文為  
擊輓今代以文為羔鴈夫羔鴈其文何論六經去  
諸子迳庭矣六經變而諸子雖偏有所至未必言  
言軌于訓而單詞特趣逞各據其才情之所自  
得而匪直樹頤頰以求工故六經鑄諸子者也諸  
子翼六經者也仲尼思中行而及狂狷即代而降  
若莊周列禦寇管夷吾韓公子屈宋景倩諸人倘  
望聖人之堂廡且將鼓而鑄之各就其長以致於  
用必不令長蓬艾之間輒近而制舉義出奉宋儒



之訓詁嚴若功令擲字餽句自謂以經而明經未  
遇則綉之以為虎遇則贊之以為鴈既遇則不啻  
芻狗棄之嗟也 以彼其文直一規足矣故一規者  
世之所以名其文非世所以名于公籲之文也公  
籲自童丱時雅負萬聲已考一室下帷發憤垂十  
年飽群籍而咀之籲詣為工匠心獨苦故一操筆  
而吐氣若虹輒殿其儕伍意或入于古今之所未  
嘗有理則出于天地之所未嘗無今其文具在令  
人讀而恟洸自失泠然御風者莊乎列乎讀之而

陳彙揣情批隙導竅根極要渺洞于眉睫者管大  
夫韓公子哉至讀之而慷慨擊節声也壯而字字  
楚者則屈左徒宋玉景倩之倫也俾盲者索模辨  
其為非令人而寔未嘗勦模古人則公籲之游刃  
暇矣操此以製錦方且躊躇方且滿意方且迎大  
輒而立解而馘文之為嗟也 文迨制舉義下之下  
矣彼夫以經明經理故六經所自有烏用取陳言  
而覆說之就令尺寸考亭墨守章句亡敢黍米溢  
所肖似者特經之匡郭耳故以經而明經不如假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一  
翼經者明經採諸子之精以緣聖人之粗而出其  
偏猶足與涉世况公籲以全收之邪我聞東海之  
上四明洞天中有紫芝瑤中而其精者在人為技  
若邊之槩呂之畫尚寶之鑒而公籲家有其一其  
最精者鍾于人為文遠則廣微近則文榮而公籲  
家有其二比得公籲而三矣夫廣微文榮兩先生  
夙以文章政行並茂雄壓一代掩蔚千古則公籲  
之所以名世者第微獨文也一覘乎哉

余元初制舉義序

元初余先生之上公車也一日名噪京師都人士  
購若義千金緙為翔然再以是剛而屈首廣文行  
矣客以方朱漫俾屠龍之技余咲謂客不識龍鳥  
乎識余先生先生天下士也吐頌八斗睥睨六合  
胷中蒐矻雅惟古三不朽自命而以其橐而不盡  
者稍又洩楮墨間故讀其文翩然有凌雲氣膚寸  
觸石旦暮耳蓋昔有畫龍而不點睛者三年精成  
飛去廣文之托政盤礴點睛時也客難予曰子葉  
公也何以識真龍余復難曰子非葉公也何以識



我不識真龍雖然以我為前魚則信而有徵矣客  
乃捫舌退棄公名維榮亦浙士前廣文云

周宜謙制舉義序

今天下尤重楚材哉亦粵三閭大夫以騷聖楚割  
江潭為湯沐世世鼻祖奉之而其徒若宋玉景差  
唐勒者流迤以賦伯寓內褻然大宗乃其言發性  
靈而不純澤于道德上之不有決又南國之風與  
江漢之雅又不有讀九丘八索如倚相其人者乎  
品楚材者柰何媚騷賦而薄典墳風雅為也楚宜

謙周伯子與余上春官余雅識其材故鴈行屈宋  
而于書上溯結繩下窮掌故靡不窺已卒業其所  
為文卓又稱作者一家蓋不獵古人之所有而又  
不喜為今人之所媚高不浮情卑不儕俗稍離訓  
詁而自匠其意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淺而涉之  
制舉義乎徐而味之若響洞庭之鈞天而大呂奏  
也若歌郢中之雪而下里咋舌也又徐而扣其藏  
若腹笥二酉胸吞夢澤八九不芥蒂所謂發于性  
靈而本而澤之道德也者庶幾哉二南風雅之遺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三  
乎靈均以來罕覩茲秘矣夫文天籟也而或者不  
聞人籟而烏聞天籟往又明經青紫甚者胠篋太  
史氏一二潘言貌之而蒙叟貌之而笠乾而夫夫  
也猶且旂鼓中原碩盼自喜亡論道德去性靈遠  
矣夫長袖大帽朝游乎都市縵纓短後莫而改觀  
今乃歆以性靈之物而冠服飾之以相高下宜其  
與伯子之趣殊杳鑿也試取是文印之寧無醜然  
汗穎乎宜謙雅負厚抱概於不朽不獨沾又以文  
而世之林宜謙者亦在彼不在此而此則其前茅

云爾

李丹陽石古文序 代作

李先生以壯思攻博士言披瀝毫素亡不厭意所  
欲出楚諸生已心懾之趣相下時余典試士得之  
愈一大快一時墨守丘林之士愈益材生今日乃  
請處囊中耳比春官竟不第選間第矣以一二言  
不中程旋弗第落也然飽珠玉膈與諸生角一日  
勝豈非命也久之侍成均檢篋中義觀余為讀竟  
神歆往而意欲沉如飛濤奔馬怒未昂首矯足使



山河吐氣言雖不錄要自非風塵語夫文人籟耳  
聞人籟而不聞天籟內無關於至性外無關於名  
理擊悅損神雕鏤室道姑劃其迹而之今今之不  
酌又墜於腐吏蒙莊靈均天老諸書以上叫咤呵  
啖高議玄舉視天地萬物不足以當詞人一盼稍  
習為吏終不得為縣官尺寸用何向者博士所厭  
意竭生平心力徒使干祿字書鮮衣怒馬攻一切  
以自致升斗為也生雅志好脩思深致遠氣無所  
不之余固緣文而訂所以文也者如此

仲威朱道尊學政訓序

學政有兩乎余讀泚問諸謨而知古之學政出於  
一也世多訾稱咎繇稷尚何書可讀乃其矢謨彰  
朗如是學孰鉅焉亡論古上聖大賢即齊之檻大  
夫韓之刑名孽公子猶卑卑施於名實寧渠不以  
躬所自有者著諸訓豈如輓近操觚家擊悅其文  
而海藻其用哉蓋學抱諸空言而其體虛政厝諸  
鴻施而其究實然而虛為實府待操刀而學割則  
晚矣何者此可與豫辨而難與待焉也故士必有



所注乃有所底必有所范乃有所開學也者開心  
之白日也學古之先資具在而非質有其文以筌  
守之猶之乎眩篋耳粵以東觀察朱公蚤歲登壇  
學以性命為宗旨不與騷士詞人鬪齒齟而操其  
勝曩在諫垣抗首揚眉陳天下大故又石畫已  
載視師粵海弭節而拊定之文武將吏灑惠暢威  
於上縉紳逸民濟質適文於下宰銓虛左待公寓  
內標宦者褻然以建陽為幟而充嘉與後進自公  
之暇彙次學訓政訓各十條述事必核其要慕言

務綴其精自古出者化而不桎自己創者達而不  
闡種種蒐羅鴻碩擴摭瓌琦以闡前休而照來轍  
斯當世政學之林也俾夫論世者鏡焉經世者籌  
焉率布鵠于茲訓夫大夫既躬樹之幟而又言垂  
之鵠士有善象大夫指而毋筌守其言者以古為  
鑑以今為模以虛為府以實為底以言為券以意  
為樊即未離莛躄而鍾鼎之業行豎之韋素中矣  
是以處則泥蟠出則天飛膚寸觸石雲行而雨施  
不崇朝可遍天下而或枵然措大學未窺大夫一



班而漫試之吏猥云始入官者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此夫以官為嘗也甚者寄口仕學之說以文其  
陋夫雲雨之所自降而雲豈雨哉讀是編而知政  
與學必有分矣





書